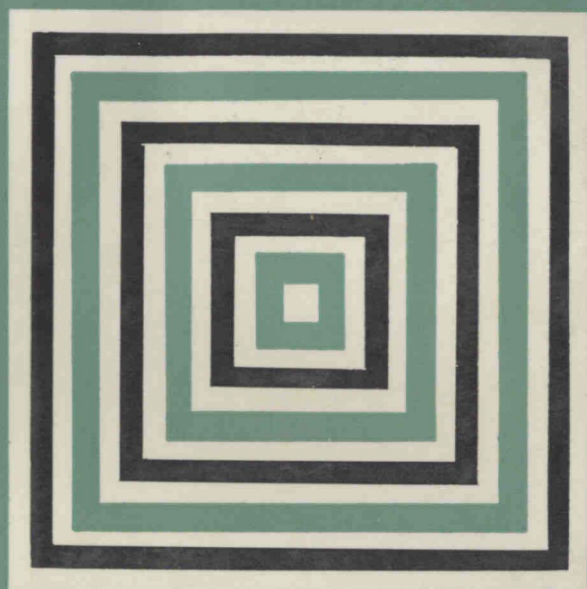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小說史

第一冊



著瑤 孟 一七之書叢學文記傳

中國小說史

第一冊

文研所究主專報

序

小說屬於文學的一部門，它的價值應與詩歌、散文相並列。而且，假若我們相信文學不外反映人生，則小說比任何一種文體反映得更直接、更親切，也更強烈，我們原沒有理由對這種文體予以歧視。但自班固漢書藝文志不許小說入流以後，從此它便被打入冷宮，正統派文人常不屑對它掃去一眼。這現象不僅使許多文學作品長期蒙塵，而且也因此延遲了小說應有的繁榮。

我國最早的所謂小說，祇不過是那些「記街頭巷尾之言」的斷章零篇；能够合乎真正小說要求的作品，應不會早於唐代。唐代，由於韓愈等人的文學復古運動，從而掙脫了六朝以來唯美文學的枷鎖，予小說創作以極大方便，「傳奇」乃由此大盛。因為文言不是理想的寫作工具，所以「傳奇」的光輝也祇止於唐代。以後，由於受講唱文學「變文」的影響，白話小說乃代之而興。

它的發展，不是走向偏於「講」的說書，就是走到偏於「唱」的鼓詞與彈詞的路上。經過了長期的演變，說書變成了小說的主流，鼓詞與彈詞便被擠入旁支。這一道主流雖然波光瀲灩，旁支也自潺湲有聲，不容忽視。

小說的主流是說書，亦即宋代的「說話」，「說話」就是一種職業性的講故事，它曾在小市民層受到極熱烈的歡迎，也發揮了極強大的社會教育力量。這些「說話人」所流傳下來的「話本」，就是白話小說的始祖。它爲我國小說史的發展上造成兩種特殊現象：其一，這些說話人流傳下來的話本，除少數經過文人潤飾之作以及做製品外，够文學水準的作品極少。它造成我國小說量多而質不精的現象。其二，由於「說話」在當時是一種謀生之技，那些說話人爲了同業間的生存競爭，常不免求奇、求艷，以便拉攏聽衆，甚至取媚聽衆，因而或多或少地破壞了藝術應有的嚴肅性。這兩種現象，使今日的許多小說創作者，常對舊小說產生一種歧視心理。他們寧肯徘徊、留戀於「擬翻譯」的境界，而不肯對舊小說一顧。另一批缺乏藝術良心的筆耕者，又緊緊追隨於「說話人」的足跡之後，故弄玄虛，以騙取讀者的趣味。這兩種態度，似乎都不是頂合理的。它使我們感到，在無理由的歧視與輕率的摹倣之外，我們有將舊小說予以再認識的必要。

提到對我國舊小說的爬梳整理，自以周樹人氏爲第一人，他的中國小說史略，是一部不朽的開山之作，但由於成書過早，所以無法容納許多新資料，尤其是最重要的講唱文學部份。這就是

爲什麼，雖然珠玉在前，作者還敢再整理出一部中國小說史的理由。當然，本書的寫作，自還是以中國小說史略（以後簡稱周氏史略）爲依據，再加入所能採擷的新資料，企盼能予我國舊小說以正確的評價。

全書的寫成，作者只做了一點蒐集、補充的工作，將一盤散落的明珠，以自己思想的線另串成一組花序；用別人的金線，以自己的心裁另織成一襲新衣；假若它還能發出一些光彩，這光彩是由明珠的閃耀與金線的奪目來完成的。作者只分享了在貫串與組織過程中的快樂。

孟 瑤 一九六五年九月於星洲

緒論

所謂小說，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，至少應該有故事、人物、結構三要素，然後把握住嚴肅的主題，再以優美的文字所表現出的一種引人入勝的文體。假若以這種尺度來衡量，企圖清理我國小說的源流，則將遭遇到極大的困難，因為合乎這種標準的小說，幾乎至唐代才開始；而早於唐代三千年（假若從黃帝時算起）我國已開始有了歷史和文化。要想寫一部完整的小說史，便不得不設法找出它最早的源流。

小說一詞，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：「飾小說以干縣令（縣古懸字，高也，縣令，美譽之謂。）其於大達亦遠矣。」他以小說與大達對舉，自是指那些淺薄瑣細，無關治道的言論；所以桓譚的新論：「小說家合殘叢小語，近取譬喻，以作短書，治家理事，有可觀之辭。」因此便有許多人

認為，過去的所謂小說，只是目錄學上的名詞，而與文學上的體式無關。目錄學家，爲了方便於書籍的分類，於是把那些淺薄瑣細，荒誕不經的書，都稱之爲小說，它不過是內容瑣細、篇幅短小的文章，和今天的所謂小說，完全沒有關係。這裡，先談它在目錄學上分類的演變：

我國自秦火後，古代書籍早已散佚不全，劉漢代興，直至漢武帝時，始忙於典籍之整理，而置寫官。成哀二帝時，復先後使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秘府，劉歆蒐集各書而成七略，此書雖散佚，但固班的漢書中的藝文志多是根據七略寫成。漢書藝文志中諸子略所錄凡十家，小說在最後，共收書十五種，一千三百八十篇，今錄其全文：

伊尹說二十七篇（其語淺薄，似依托也。）

鬻子說十九篇（後世所知。）

周考七十六篇（考周事也。）

青史子五十七篇（古史官記事也。）

師曠六篇（見春秋，其言淺薄，本與此同，似因托也。）

務成子十一篇（稱堯問，非古語。）

宋子十八篇（孫卿道：「宋子，其言黃老意。」）

天乙三篇（天乙謂湯，其言殷時者，皆依托也。）

黃帝說四十篇（迂誕依托。）

封禪方說十八篇（武帝時。）

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（武帝時。師古曰：「劉向別錄云：饒，齊人也，不知其姓，武帝時待詔，

作書，名曰心術。」）

待詔臣安成末央術一篇（應劭曰：「道家也，好養生事，爲未央之術。」）

臣壽周紀七篇（項國圉人，宣帝時。）

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（河南人，武帝時以方士侍郎，號黃車使者。應劭曰：「其說以周書爲本。」

師古曰：「虞初，洛陽人。」即張衡西京賦「小說九百，本自虞初」者也。）

百家百三十九卷。

右小說十五家，千三百八十篇。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（如淳曰：「稗音辮，排九章，細米爲稗，街談巷語，甚細碎之言也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，故立稗官使稱說之，今世亦謂偶語爲稗。」師古曰：「稗音裨，稗之稗，不與辮排同也。稗官，小官。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，各減什三是也。」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。」是以君子弗爲也。（師古曰：「論語載孔子之言，泥滯也。音乃細反。」然亦弗滅也。閭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獨聽狂夫之議也。凡諸子百八十九家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，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，九家而已。……

以上是漢志中有關小說一家的記載，括弧內的文字亦根據原書。從中使我們知道，稗官是一種小官，他的責任是記「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」的一些里巷風俗，以方便於王者之統治。看來，有關於國家的大事要言典章制度的記載，是史官的職責；其他流傳於里巷的奇聞瑣事，爲史官所不屑取的，則由稗官蒐集之，其內容既不本於經傳，又無助於儒術，不過爲了方便於王者之統治，不得不倚重這些記載，以得知一些人民對統治者的感情以及一些里巷風俗而已。所謂稗官的地位，不過如此。他所以又稱爲小說家的緣故，因爲他們所記載的都是些「殘叢小語」。所以班固寫完諸子略，便下結論說：「諸子十家，可觀者九家而已。」獨不使小說入流，由於這種傳統精神的延續，才使我國的小說最後其繁榮，成了一朵遲開的花。

漢書藝文志所錄的小說十五家，久已散佚，在梁時僅存青史子一卷，至隋亦佚。佚文散見於大戴禮記。近人周樹人曾輯古小說鈎沈一書，錄有數段。至於份量最多的虞初周說，據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說：「小說醫巫厭祝之術。」也與今天的所謂小說無關。所以周樹人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推斷說：「惟據班固注，則諸書大抵或託古人，或記古事，託人似子而淺薄，記事近史而悠繆者也。」這論斷是非常正確的。

唐貞觀年間，長孫無忌等奉詔修隋書，魏徵根據晉荀勗的中經志改寫經籍志，把我國所有書籍，分成經史子集四部，小說是屬於子部的。除燕丹子外，無晉以前書，它的立論，還是和漢書

藝文志一脈相承：

小說者，街談巷語之說也，「傳」載輿人之頌，「詩」美詢於芻蕘，古者聖人在上，史爲書，譬爲詩，工誦箴諫，大夫規誨，士傳言而庶人謗；孟春，徇木鐸以求歌謠，巡省，觀人詩以知風俗，過則正之，失則改之，道聽塗說，靡不畢紀，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，道方愚以詔避忌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，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。孔子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。」只是在內容方面來說，因爲把談笑應對，敘藝術器物游樂一類的文字也加入了進去，因此更趨駁雜而已。

五代石晉劉昫奉旨修唐書之經籍志，內容與隋書之經籍志本無甚出入，但他將隋志中屬於雜家的張華博物志十卷歸入小說家，致使小說一家的內容越來越複雜。

宋皇祐（仁宗）年間，因唐書（即後之舊唐書）未盡妥善，乃命曾公亮等刪定舊史，成新唐書，由歐陽修撰寫藝文志，更擴充了小說家的範圍，他不僅將許多雜傳類的文字歸入小說（如張華的列異傳，戴祚的甄異傳，至吳筠的續齊諧記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，王延秀的感應傳至侯君素的旌異記等明因果的九家七十卷。）而且將史部的耆舊、高隱、孝子、良吏、列女等傳也與小說同列，再加上些垂教訓、數典故、糾譌謬、敘服用……的文章也放在小說一類，所謂小說，其內容的複雜，至此已至極端。

這情形經過元朝，都沒有什麼變化；直到明朝的胡應麟，他在少室山房筆叢廿八中，曾因小說內容過份蕪亂，而將它綜核爲六類：

- 一曰志怪：搜神、述異、宣室、酉陽之類是也。
- 一曰傳奇：飛燕、太真、崔鶯、霍玉之類是也。
- 一曰雜錄：世說、語林、瑣言、因話之類是也。
- 一曰叢談：容齋、夢溪、東谷、道山之類是也。
- 一曰辯訂：風瑛、鶻觔、資暇、辯疑之類是也。
- 一曰箴規：家訓、世範、勸善、省心之類是也。

至清，乾隆年間紀昀等奉旨修撰四庫全書，他將小說分爲三派：

……迹其流別，凡有三派，其一敘述雜事，其一記錄異聞，其一綴緝瑣語也。唐宋而後，作者彌繁，中間誣謾失真，妖妄癡聽者，固爲不少，然寓勸戒，廣見聞，資考證者，亦錯出其中。班固稱：「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。」如淳注謂：「王者欲知閭巷風俗，故立稗官，使稱說之。」然則博采旁蒐，是亦古制，固不必以冗雜廢矣。今甄錄其近雅馴者，以廣見聞，惟猥鄙荒誕，徒亂耳目者，則黜不載焉。

西京雜記六卷，世說新語三卷：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……

山海經十八卷，穆天子傳六卷，神異經一卷……

《搜神記》二十卷……《續齊諧記》一卷……右小說家異聞之屬……

《博物志》十卷，《述異記》一卷，《酉陽雜俎》二十卷，《續集》十卷……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……

這一種分類方法，與胡應麟不同之處，第一是將傳奇摒除於小說範圍之外；第二是將叢談、辯訂、箴規三類改隸於雜家；於是所剩下的只有兩類：一是志怪（他將敘事條貫的屬於異聞類，如《搜神記》；鈔錄瑣細的歸於瑣語，如《博物志》），一是雜錄（他稱之為雜事，如《西京雜記》）。《四庫全書》的分類法是最傳統的，所以它只將那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」之類的雜錄，有裨於王者之「欲知閭巷風俗」的，才得謂之小說，才够資格入小說類，至於對我國小說史盡了最大貢獻的文言長篇小說——傳奇，都被摒棄，更遑論宋元以後的白話短篇長篇小說——平話、演義了！這種不合理的分類，是繼承了《漢書藝文志》的傳統精神的——不使小說入流。

所以，根據目錄學的分類，我們看不見我國小說的真面目，我們要得知它的全貌，必須從另一角度蒐求：

一般人都承認，小說源於神話與傳說，以神為對象的是神話，以人為對象的是傳說。神話與傳說，不但與小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，而且與古代歷史也密密相連。譬如《左傳》雖係史書，却有很多荒誕不經之處，這就是為什麼漢魏六朝的小說常多列入史部，然後才逐漸歸入小說類。以後，歷史與小說都慢慢地擺脫了神話與傳說的範圍，歷史往求「真」的路上走，小說則更趨向

於「美」。

我國早期小說的內容，逃不出搜奇志怪。

屬於搜奇志怪的書，在漢以前有山海經與穆天子傳。山海經是專記八荒異物的，雖都是零零碎碎的記載，不能構成系統，但却算得是我國古代神話的結集。穆天子傳記周穆王北絕流沙，西登崑崙，見西王母的故事。這兩本書的影響極大，漢魏六朝搜奇志怪的書，差不多都逃不出這兩書的規範。一類專記絕域殊方的山川物產的，是山海經的流派，衍成後來的雜錄類；一類專記神仙靈異之跡的，是穆天子傳的流派，衍成後來的志怪類；所有我國最原始最傳統的小說，多半都屬於這兩大系統。雜錄一類的書，應是歷史的支流，因為古代的歷史與傳說分不開，所以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言，常加入許多怪誕不經的成份。如王嘉的拾遺記中有關古史的部分便充滿神話的意味，而西京雜記的內容，也是一片志怪的風格。因此，漢魏以後的小說便很不容易將「雜錄」與「志怪」分開。所謂「志怪」，當然重點在神仙靈異之說，這種迷信，本來始於戰國末期，到漢魏，此風更盛，因為許多方士利用君王貪妄的心理，常以長生不老之藥向他們騙取富貴。魏晉以後，這風氣且流行於士大夫中間，所謂「服食養生神仙方術」之說，喧騰於這些知識份子之口。譬如嵇康的養生論：「神仙雖不目見，然記籍所載，前史所傳，較而論之，其有必矣……善養生者，可與羨門比壽，王喬爭年。」晉葛洪的抱朴子內篇所言都是神仙黃白之術。後漢

書且專寫一篇方術傳，由此可知當時此風之盛。從此「志怪」的內容更豐富了，除了寫海外靈境和天上神仙而外，更多了一些鍊丹服食，白日升天，或者是遊戲人間濟世活人的道術之士。更加以東漢時，佛教已傳入我國，所以魏晉南北朝的文士，同時也都喜歡研究佛經，甚至於佞佛。於是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之說又因此興起，它使志怪的內容，又多出一項專寫善惡果報的書，譬如王琰的冥祥記與劉義慶的幽明錄都屬此類。東漢又由於光武帝提倡「尊崇儒術表彰氣節」的關係，造成社會上端品力行的風氣，於是士人的風貌，常為被品題的焦點，一言毀譽，足以決定終身，魏晉以後又尚清談，言談舉止常為衆目所視，這更助長了品評人物的風氣，士人的一言一動，都是大家的談話資料，因此也就有人把這些遺聞軼事彙集成書：裴啓的語林，郭澄之的郭子皆是。這些材料多半被搜集在世說新語中，於是這兩書便很自然地被淘汰了。以後沈約的俗說，殷芸的小說，現也佚亡。所以漢魏六朝的小說，至世說新語而集大成，它不僅將我國傳統小說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」的風格，作了一番光榮的收穫，而且為將來的小說發展帶來一些好消息。因為世說新語是一部極動人的「志人」的書。小說若不能從「志怪」發展成「志人」，便永遠無法壯闊其生命。

唐代，在我國的文學發展史上，產生了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，且是予我國小說發展以極大影響的，那就是韓愈的文學復古運動。這一個運動雖然號稱復古，它的實際內容却是掙脫六朝以

來的唯美文學的約束，而邁向一條新的寫作途徑。這一運動所結出來的果實就是所謂「唐宋古文」，它的風格是嶄新的，原不同於所謂「漢魏文章」。所以蘇軾稱他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因為他在文學史上的貢獻，不只是復古，而且是創新。拿今天的觀點看，與其稱之為文學復古運動，不如稱之為文學革命運動更恰當。這一種寫作自由的文字工具，予小說創作上更大的方便，所謂唐傳奇，便是這一運動中的大豐收。同時，由於佛教的傳入，唐代也是一個佛教盛行的時期，當時寺院爲了宣傳教義，曾變佛經爲俗講，吸引了許多善男信女，後來因爲有壞清規，遭到禁止，但是這種以「講唱」方式的俗講——即所謂「變文」，從此流入市井，予後來白話小說以最大的影響。

宋代是個富而不强的王朝，由於人民生活的優裕，民間的娛樂十分發達，其中最受歡迎的一項是繼承「變文」中「講唱」精神的「說話」——講故事。「故事」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內容，在宋代幾乎予以發揮盡緻。

元代是一個戲劇的王朝，小說的光輝爲宋、明所分享，原無可述。但它也是承前啓後的橋樑。

明代是小說的極盛期。它繼承了宋代「說話」的故事內容與簡鍊的表達方式，再加上無數文人的心血耕耘，於是產生了偉大不朽的四大說部：三國志演義、水滸傳、西遊記、金瓶梅。短篇小

說也有事做「話本」而產生的三言、二拍，以及它們的精美選本今古奇觀。

清代的小說，則尤其多采多姿。它的成就至少是四方面的，一是所謂正統派的「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」的雜錄與志怪，本來發展到世說新語之後，就不會再有什麼豐碩的收穫了。唐代的「傳奇」，至宋以後也逐漸黯淡，但不想至康熙年間，出了一位傑出文人蒲松齡，他集合了「雜錄」與「傳奇」之長，而寫了一部不朽的聊齋志異。二是所謂長篇白話小說的創作，又有儒林外史、紅樓夢、鏡花緣、兒女英雄傳的問世，尤其紅樓夢的成就是更震燦古今的。三是與「變文」一脈相承的「講唱」文學，有彈詞與鼓詞的大量生產，也真豐富了小說的內容。四是翻譯。清代因鴉片戰爭而門戶開放，於是西方文明以其疾風勁雨之勢襲來，對於我國無疑地產生了極大極多的影響，屬於小說方面的，便是西洋小說的譯介，和寫實派小說的興起，它造成了晚清小說的極端繁榮。

辛亥革命以後，緊接着有五四運動，這個以民主與科學為口號的新文化運動，無疑地，對於我國近半世紀的影響是驚心動魄的，屬於文學方面有所謂新文學的產生，它使新小說的寫作幾乎完全脫離了傳統面貌，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，應該有專書出來討論，所以這本書只以我國傳統小說為限，新小說因為受西洋的影響太大，故不擬列入本書的範圍之內。

以上，是我國小說發展的粗略輪廓，下面，我們將根據這輪廓再加以較工細的描繪。

總目錄

· 第一冊 ·

序	· 一
緒論	· 二
先秦	· 三
甲、神話	· 四
乙、傳說	· 五
丙、野史	· 六
丁、寓言	· 七
漢魏六朝	· 八
甲、兩漢	· 九
一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	· 一〇
目錄	· 一一